

軍人不是天生的

第 二 部

康·西蒙諾夫著

(供內部參考)

軍人不是天生的

第 二 部

〔苏联〕康·西蒙諾夫著

荣 如 德 译

軍人不是天生的（共二部）

书号 10105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紹興路74号）

字数 63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6\frac{1}{2}$

1965年6月上海第1版 1965年6月上海第1次印刷

定价 (6) 5.55 元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第一章

火车在塔尼雅离开莫斯科以后第七昼夜的白天到达塔什干，差不多沒有誤点。

不久前經過一个名叫阿雷斯的枢紐站的时候，塔尼雅邻座的旅客从軍事运输指揮員那里弄到三份最近的塔什干报纸——《东方真理报》，在余下的一段路程中，塔尼雅先給车厢里的一半旅客，然后再給另一半旅客念报上公布的連續三天的情报局战报，早晨的和晚間的都念。

战报上說，在中央战綫、北高加索、頓河下游以及斯大林格勒的工厂区——几乎所有的地方我軍都在繼續进攻。

塔尼雅在登程后的第三天給謝尔皮林发出了一封信，請求把她調到他那边的前綫去，从此她就怀着一种自己已經参与其事的感觉讀和听有关斯大林格勒的一切。一提到斯大林格勒这个地名，她就会兴奋得渾身是劲。

其实，现在考虑这事还早。可是她在考虑。虽然她的信可能失落，寄不到，但她还是在考虑。即使能寄到，

也不知道謝尔皮林什么时候答复，怎样答复，他的回信要多久才能到达塔什干。

她几次打断自己的思路，对自己說：还没有跟母亲见面就考虑走的问题未免不大好；并且也完全可能在收到任何回信以前她的养伤假期已滿，軍区卫生部立刻自作主张分配她的工作——他們想往哪儿派，就派到哪儿……但是，某一种比所有这些正确的估計更强的力量仍然迫使她希望謝尔皮林把她調去，同时希望阿尔杰米耶夫也在那边，在前綫，离她不远的地方。

她罵自己，在心中把这些念头說成是女人的胡思乱想，但现在，当列车正在駛近塔什干、应该考虑別的事情的时候，这些念头更使她心煩意乱。

塔尼雅在站台上看到的第一个人（她从车窗里就已经看到了），是她的丈夫，或者說，她过去的丈夫——她认为如此，而且已经习惯了。显然，母亲还是告訴他了！他站在那儿向车窗里望。

塔尼雅把一路上減輕了份量的行李袋扛到背后，拿了背包跳到站台上。整个站台覆着积雪：原来这儿塔什干正值严冬。早晨經過陷在雪中的阿雷斯，就可以料到这一点，但是几乎一直到最后，塔尼雅仍然觉得天气还会变化：也許到了塔什干要暖和得多。

塔尼雅在人丛中向着从车窗里看到丈夫所在的地方往前挤，一分钟以后跟他相遇了。母亲沒来，只他一个

人来。

他和过去没有多大不同，还是那么俊样，只是瘦了点；甚至大衣和护耳帽也还是那年冬天在罗斯托夫追求她的时候穿戴的东西。

他们相遇后，他搂住她的肩膀动也不动，不知道接着该怎么办。

“媽媽呢？”

“在厂里。这星期她做早班。她告诉我，你不要我来接你。我自己打听了火车到站的时刻……”他从她肩后卸下了行李袋，带着歉意迅速地用嘴唇碰了一下她的腮帮和下巴。

她没有闪开，只是怕痒似地把身体缩做一团，正眼看着他，说：

“我們不要接吻，行不行？”

“你来要呆好久嗎？”他問，这时人流把他们涌到了车站的门外。

“大概呆不久。病假一結束就上前綫。怎么？”

“随便問問。现在你上哪儿？”

“当然上你那儿去喽！”她說着，眼光从他面前擦过，投向寒冷、积雪的广场和打着哆嗦穿过广场向电车站跑去的人们，心想：“怎么这样冷！在车上，同路的人还說，到了这里穿軍大衣要嫌热呢。”

“我有必要跟你談談……”沉吟半晌以后，他說了这

么一句。

“别害怕，我跟你开开玩笑，”她没让他往下说。“你送我到妈妈那里，就走你的。谢谢你来接我。虽然我沒有請过。”

“我来接你是想一开始就……”他頓住了。

“原来如此！”塔尼雅心想。“原来他想起了战前那回事，当时我这个蠢东西沒有先打电报通知，突然到他那里……大概他以为这回又……”

“你不用紧张，”她说。“自从那次到你那里以后，我不再认为自己是夫之妇了。只是沒有想到离婚。怎么样，轻松了吧？”

“我并不需要轻松，”他说。“我知道你爱过我……”

“天哪，”塔尼雅气愤地想，“难道我就真的那么爱过他，以致直到现在他还有这些想法？那我实在太蠢了……”

“我对不起你。我以为你牺牲了，所以秋天結了婚……跟一个很好的女人。”

“是不是当时那一个？……”塔尼雅禁不住問。

“不，不，”他急忙說。“完全不，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她还大我几岁，說来也許奇怪。”

“既然不是那一个，我很高兴，”塔尼雅說。“当时我就不喜欢她：她见了我怕成那个样子，……”

“你应该彻底明白……”他說。

“我全明白。我們到民事登記处去离婚算了。你愿

意的話明天也行。也許你已經去過了？”

“嗯……”他吞吞吐吐地說。“我在秋天，就是……”

“那好极了，”她又把他的話头打断。“现在我也去递一份声明，或者我們一起去，我不知道手續該怎么办。”

“对，当然，当然，”他立即表示同意。他們之間这番交涉办得如此順利，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有什么可奇怪的？”塔尼雅望着他問。“我寄出上一封信的时候，我們已經要上軍車了……我以为你也要上前綫……所以我在信上这样写：相信我們会见面的！我的意思只是指我們会活着的。至于除此以外的一切，我认为已經結束，好在沒有孩子。我早已不认为自己是有一夫之妇。跟別的男人也同居过……是的。你楞什么？”

“这不是真話，”他說。“你只是想……”

“为什么不是真話？你以为別的男人比你差嗎？”

她想起了杰格嘉尔，因为想不起別的人，然后更肯定地重复了一遍：

“不比你差，相反，要胜过許多。”

“干么你对我說話这样凶？”他抱屈地說。

“你不該来接我，所以我生气。你怕我去跟你的新人鬧酷海风波？”

“你扯到哪儿去了？……我压根儿沒这样想。我只是希望事情……”

“希望不要节外生枝是不是？唉，你呀……还是談談

媽媽过得怎么样吧。”

“我只跟她通了电话。我好久没看见她了。”

“有多久了？”

“十月份以后没见过。”

“啊……明白了，”她说。

“我很难开口向她解释，”他说。“我结婚是因为相信你已經牺牲了。可是她始終认为你活着。所以我决定还是不要让这一切去伤她的心。”

“唉，尼古拉，尼古拉，”塔尼雅說，“你这样关心別人，結果苦了自己……你见不得媽媽，因为怕告訴她我死了，现在又得跟妻子說明我活着。爹死的时候你到媽媽那里去过沒有？”

“去过，”他说。“是隔了一陣子以后去的。那时我正要扑灭流行病。回来以后去看过她。也就是上一次。瞧，工厂已經看得见了……”

“算了，”她说。“你只要送我到门口。剩下的就是要确定一下你跟我什么时候到民事登記处去。媽媽有你的电话号码沒有？”

“有，是工作地点的电话。”

“我在这几天之内打电话給你。”

这次长談还是在火车站开始的，现在到了一片高低不平的积雪空地上才进入尾声。空地的尽头看得见长长的工厂围墙，几辆装着废鉄的卡车正在开进门去。

“塔尼雅!”

他們已經站在厂门口挂着“传达室”牌子的一座土砖崗棚前面。除了把行李袋卸下来交給塔尼雅，沒有他的事了。

“尼古拉，把口袋給我。”

“要不要我陪你到传达室去?”他說着把行李袋从肩上放下来。

“不要。”

“塔尼雅!”

“怎么啦?”

“我希望你了解：尽管事情已經弄成这样，我可是沒有象爱你那样爱过任何人。”

“还有什么要說嗎?”

“不知道，我只是对你說句真話。”

他的語气是真誠的，这使塔尼雅收回了已經到口边的搶白。也許，他的确并不怎么爱现在的妻子。可是这跟她有什么相干?

“把口袋給我，尼古拉。說真的，现在把我拖住太缺德。我急着想见媽媽。”

“可我急着想再见你一次! 你明白不?”

她看了一下他的眼睛，明白了。在车站那边他担心塔尼雅会以合法妻子的身分向他提出要求。而现在知道已經沒有危險了，他又觉得旧情难忘。

“我簡直不知道怎麼回答你好。至少也該等我辦妥了跟你離婚的手續。否則我跟你的新夫人到底誰對不起誰也鬧不清楚！”

但是他沒有听懂這是在嘲笑他，還自作多情地問：

“那麼我們幾時再見？”

“把口袋給我，”塔尼雅說着把袋口的繩索一拉，從他手里奪過了口袋。

“饒恕我，我並不想……”

“讓上帝饒恕你吧！”她頭也不回，用胳膊肘推門走進傳達室去。

她把身分證遞進一個小窗洞，開始說明來意。坐在里邊的一個婦女探頭出來把塔尼雅打量了一下，搖搖頭，嘆了口氣，重又縮回小窗洞，默默地交給她一張事先填好的、寫着“找黨委會”字樣的會客單。

塔尼雅向一個帶步槍的值班警衛出示了會客單，經過通行口走進廠內，這時傳達室的那個女人從崗棚的後門沖出來問她：

“你是奧爾珈·伊凡諾芙娜的女兒？”

“是的。”

“從前綫來？”

“是的。您好，”塔尼雅說着，一邊在想：她在什麼地方看見過這個女人。

“到黨委會去你向右走；經過這所廠房，不到翻砂車

間有一間板房就是。”

塔尼雅走了几步回头看看——那女人还站在门口望着她，外衣也沒有披上。

十分钟以后，塔尼雅坐在党委会里等母亲。在塔尼雅对面，一个上了年紀、脸色阴沉的人坐在桌旁，他穿一件黑色棉袄，头戴軍用护耳帽，用肩膀托住嘴里的烟斗，在記錄一份電話电报。

塔尼雅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人草草地和她握了手，报了自己的姓名，但塔尼雅沒有听清楚，也沒有問，因为他立刻打電話到翻砂車間叫奧弗夏尼科娃到党委会来。接着，他桌上另一架電話响了，于是他就开始記錄电报。

虽然他在室内穿着棉袄，戴着护耳帽，可是从冷空气里进来的塔尼雅却觉得党委会里挺暖和，甚至有煤气味；一只圓形的生鉄炉子里烧着煤块。

她把軍大衣的前襟敞开。

那个在接電話电报的人向她斜瞅了一眼，发现她的軍便服上佩着一枚勳章，似乎想对她說些什么，但忽然向話筒里生气地問：

“怎么，还没有完？我以为完了呢！簡直做起大块文章来了！”說着，他手里的鉛笔在紙上划得比先前更快了。

板房里进来了一位还很年輕的將軍，高个子，宽肩膀，有点儿象阿尔杰米耶夫。

“喂，瑪里宁，”他說，“我得給人民委员会挂電話……

怎么样，同意不同意魯茲京担任工人供应部主任？我知道，物资他会供应，不过这个人很滑头。现在就等你最后决定。”

“等什么呢，尼古拉·伊凡諾維奇？”瑪里宁放下听筒說。“你不是决定了嗎……”

“我决定还不算数，”將軍說，“我要党代表点头，万一出了什么事，那就共同負責。”

“共同負責并不可怕，”瑪里宁說，“一起掉眼泪味道也不佳。”他向塔尼雅瞟了一眼，然后說：“我送你到办公室去，我們再談談。”

在瑪里宁向塔尼雅瞟了一下之后，那位將軍也斜着眼看了看她，問道：

“她是誰？”

塔尼雅在他进来时就从坐的地方站起来，一直到现在还站在那里。

“三級軍医奧弗夏尼科娃，”她說。

“我們厂里翻砂車間奧弗夏尼科娃的女儿……”瑪里宁說完，把電話电报塞进抽屜，取下挂在釘上的軍大衣，跟在將軍后面走了出去。那位將軍跟塔尼雅一句話也沒說。

“马上就要开始吵架了，”塔尼雅心想。將軍和剛才坐在桌旁的那个瑪里宁两个人脸上完全是吵架的神情。仅仅因为塔尼雅在这里，他們才沒有当场在党委会里吵

起来。

屋里只留下她一个人。母亲几乎立刻就进来了。她们互相拥抱、亲吻了好久。

母亲现在完全是一个老太婆了，虽然塔尼雅一下子就认出了她。母亲穿着蹭满泥巴的厚棉袄和棉裤，但是，看到她的脸以后，塔尼雅吃惊地料想这棉袄裹着的身体一定瘦得厉害。

“塔尼雅，我的孩子！……”

“是我，媽媽……”

“你来啦！……”

“是的，媽媽……”

“你活着！……平安无事！……”

“是的，媽媽……”

母亲再也不问什么，沉默片刻以后，她说：

“你爹……”接着又半晌没作声。

“爹是怎么死的？”塔尼雅问。

“不知道，”母亲说，“那时我不在他身边……我害了肺炎，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星期。他是用急救车被送走的。人家没有立刻告诉我，因为不忍心说，反正那时我也起不了床。等我出了院，他已经死了。我不在的时候，我们厂里的包装车间给他钉了一口棺材，但尸体没有马上去领，以为等我病好了还来得及。后来把棺材送到医院，才知道他已经被埋起来了。他们向我们厂里的人表示抱歉，

至于坟墓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他们有一个地方，凡是沒有亲属来領的尸体都送到那里去埋掉。你爹也在其內。这件事我不能原諒自己。人生一世竟落到这般地步！……”

母亲哭了起来。

“你怎么啦？”塔尼雅在她身旁坐下来摟住她的肩膀。
“干么自己折磨自己？”

“我不能，塔尼雅……我不能……每想到你爹，我就在心里这样说：該到他坟上去一次，可是連个祭扫的去处都沒有。”

“爹是什么时候死的？”

“九月十七……”

“那么弟弟呢？”

“不知道。陣亡通知是去年冬天接到的。通知上說他在一九四一年英勇牺牲了。哪一天沒写。只写在西南进军方向。你路上怎么样？”

“路上很好。”

“让我看看你。你瘦了……”

“你自己瘦了！”

“我是甬提了……战前你胖嘟嘟的，现在也变成了这样！你一直在什么地方？担任什么工作？”

塔尼雅隔着母亲的肩膀看见瑪里宁走进板房，于是她說：

“說来話长，媽媽……一下子也談不完。”

“活着，平安无事……”母亲又开始抽泣。“没有受过伤吧？”

“受过。”

“伤在哪里？”

“媽媽，你什么时候下班？”

“等等……你到底伤在哪里？”母亲痛苦而又焦急地望着她，好象最最重要的是知道塔尼雅伤在哪里。

“还哭哭啼啼什么？”瑪里宁站在她背后說。“人见到了，心也安了，那就回車間吧。交了班回家去。明天休假一天。”

“明天輪不到我休息。”

“可以調換一下。我来給你办。”

“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塔尼雅問。

母亲感到为难，还是瑪里宁解了她的围。

“不用跟在她屁股后头，她马上就回来。我們車間里的条件很差，特別是翻砂車間，”母亲出去以后，他向塔尼雅解释。“她不愿一下子帶你参观她工作的地方……”

“反正要看到的。今天不去，那就明天。”

“那是另一回事。可今天是她的好日子。为了你，她冒着大寒天气把房間粉刷了一下。她到这里来請求党委支持，我們从倉庫批了三公斤白粉給她。你瞧我干么？我們穷是不是？还有你瞧的呢。你可以到厂里来，我們帶你参观参观。到各車間跟大伙聊聊。我們对每一个从

前綫来的客人都有这样的要求。尤其是现在。听了最近从前綫来的消息，大家都兴奋得要发疯了。一天到晚光談斯大林格勒！你打算在这儿呆多久？”

“不知道，”塔尼雅說。“目前我在养伤假期內。以后将等候調配。”

她的話被电话鈴声打断。

“我是瑪里宁，”瑪里宁向話筒里生硬地說。“是的，开除了。不，您沒有听錯，決議上的开除理由是这样写的：由于擅自批准一个亲戚从厂里退职。理由并不是胡謔的，确实應該这样写。不，不能撤銷。不，我不是濫用职权的混蛋，而是中央委员会派到厂里来的党代表。你要是再这样說一遍——我就要挂断了。”

瑪里宁握着听筒等了一会，然后把电话挂断。

“他自己先挂断了！”

“是誰打来的电话？”塔尼雅問。

“一个什么首长。昨天我們把人事科的一个干部开除了党籍，他的姐夫就去走那个首长的门路。”

“为了什么緣故？”

“就为了你刚才听到的緣故，”瑪里宁說。他勉強克制住疲倦的感觉和不愿細說的心情，开始解释：“你以为到我們厂里来干活都是自願的嗎？也有人是根据战时法令被迫而来的。我們从各种不太重要的工作崗位把他們調走，把他們的身分証收起来，叫他們到厂里来制造产品